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六卷

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，然齣齣皆有傳頭，未嘗一字杜撰。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□金者，家業□萬緣手而盡。三春多在西湖，曾五至紹興，到余家串戲五六□場而窮其技不盡。

天錫多扮丑淨，千古之奸雄佞倖，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，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，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。設身處地，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。皺眉眄眼，實實腹中有劍，笑裡有刀，鬼氣殺機，陰森可畏。蓋天錫一肚皮書史，一肚皮山川，一肚皮機械，一肚皮礪石不平之氣，無地發洩，特於是發洩之耳。

余嘗見一齣好戲，恨不得法錦包裹，傳之不朽；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，只可供一刻受用，其實珍惜之不盡也。桓子野見山水佳處，輒呼「奈何！奈何！」真有無可奈何者，口說不出。

目蓮戲

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，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、能相撲跌打者三四□人，搬演目蓮，凡三日三夜。四圍女臺百什座。戲子獻技臺上，如度索舞絙、翻桌翻梯、舢斗蜻蜓、蹬鐔蹬白、跳索跳圈、竄火竄劍之類，大非情理。凡天神地祇、牛頭馬面、鬼母喪門、夜叉羅刹、鋸磨鼎鑊、刀山寒冰、劍樹森羅、鐵城血澀，一似吳道子《地獄變相》，為之費紙札者萬錢，人心惴惴，燈下面皆鬼色。戲中套數，如《招五方惡鬼》、《劉氏逃棚》等劇，萬餘人齊聲吶喊。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，驚起，差衙官偵問，余叔自往復之，乃安。

臺成，叔走筆書二對，一曰：「果證幽明，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，到底來那個能逃？道通晝夜，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，下場去此人還在。」一曰：「裝神扮鬼，愚蠢的心下驚慌，怕當真也是如此。成佛作祖，聰明人眼底忽略，臨了時還待怎生？」真是以戲說法。

甘文臺爐

香爐貴適用，尤貴耐火。三代青綠，見火即敗壞，哥、汝窯亦如之。便用便火，莫如宣爐。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五□金，焉能辦之？北鑄如施銀匠亦佳，但粗劣可厭。

蘇州甘回子文臺，其撥蠟範沙，深心有法，而燒銅色等分兩，與宣銅款致分毫無二，俱可亂真；然其與人不同者，尤在銅料。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，烏斯藏滲金佛，見即錘碎之，不介意，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，而有時實勝之。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。余曰：「使回回國別有地獄，則可。」

紹興燈景

紹興燈景為海內所誇者無他，竹賤、燈賤、燭賤。賤，故家家可為之；賤，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。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，無不燈、無不棚者。棚以二竿竹搭過橋，中橫一竹，掛雪燈一，燈球六。大街以百計，小巷以□計。從巷口回視巷內，複疊堆垛，鮮妍飄灑，亦足動人。

□字街搭木棚，掛大燈一，俗曰「呆燈」，畫《四書》、《千家詩》故事，或寫燈謎，環立猜射之。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，寫「慶賞元宵」、「與民同樂」等字。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，以佛圖燈帶間之，熊熊煜煜。廟門前高臺，鼓吹五夜。市廛如橫街軒亭、會稽縣西橋，閭里相約，故盛其燈。更於其地門獅子燈，鼓吹彈唱，施放煙火，擠擠雜雜。小街曲巷有空地，則跳大頭和尚，鑼鼓聲錯，處處有人團簇看之。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，往鬧處看燈；否則，大家小戶雜坐門前，吃瓜子糖豆，看往來士女，午夜方散。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，喬喬畫畫，東穿西走，曰「鑽燈棚」，曰「走燈橋」，天晴無日無之。

萬曆間，父叔輩於龍山放燈，稱盛事，而年來有效之者。次年，朱相國家放燈塔山。再次年，放燈戴山。戴山以小戶效顰，用竹棚多掛紙魁星燈。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：「戴山燈景實堪誇，葫蘆竿頭掛夜叉。若問搭彩是何物，手巾腳布神袍紗。」繇今思之，亦是不惡。

韻山

大父至老，手不釋卷，齋頭亦喜書畫、瓶几布設。不數日，翻閱搜討，塵堆硯表，卷帙正倒參差。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，頭眼入於紙筆，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。日晡向晦，則攜卷出簾外，就天光蒸燭，掣高光不到紙，輒倚几攜書就燈，與光俱頹，每至夜分，不以為疲。

常恨《韻府群玉》、《五車韻譜》寒儉可笑，意欲廣之。乃博采群書，用淮南「大小山」義，摘其事曰《大山》，摘其語曰《小山》，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《他山》，膾炙人口者曰《殘山》，總名之曰《韻山》。小字褻瀆，煙煤殘積，厚如磚塊者三百餘本。一韻積至□餘本，《韻府》、《五車》不啻千倍之矣。

正欲成帙，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秘書，名《永樂大典》者，與《韻山》正相類，大帙三□餘本，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。大父見而太息曰：「書囊無盡，精衛銜石填海，所得幾何！」遂輟筆而止。以三□年之精神，使為別書，其博洽應不在王弼州、楊升庵下。今此書再加三□年，亦不能成，縱成，亦力不能刻。筆塚如山，只堪覆瓿，余深惜之。丙戌兵亂，余載往九里山，藏之藏經閣，以待後人。

天童寺僧

戊寅，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。到山門，見萬工池綠淨可鑒鬚眉，旁有大鍋覆地。問僧，僧曰：「天童山有龍藏，龍常下飲池水，故此水芻穢不入。正德間，二龍鬥，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，龍怒，掃寺成白地，鍋其遺也。」入大殿，宏麗莊嚴。折入方丈，通名刺。老和尚見人便打，曰「棒喝」。余坐方丈，老和尚遲遲出，二侍者執杖、執如意先導之，南向立，曰：「老和尚出。」又曰：「怎麼行禮？」蓋官長見者皆下拜，無抗禮，余屹立不動，老和尚下行賓主禮。侍者又曰：「老和尚怎麼坐？」余又屹立不動，老和尚肅余坐。坐定，余曰：「二生門外漢，不知佛理，亦不知佛法，望老和尚慈悲，明白開示。勿勞棒喝，勿落機鋒，只求如家常白話，老實商量，求個下落。」老和尚首肯余言，導余隨喜。早晚齋方丈，敬禮特甚。余遍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，俱春者、確者、磨者、甑者、汲者、爨者、鋸者、劈者、菜者、飯者，猙獰急遽，大似吳道子一幅《地獄變相》。老和尚規矩嚴肅，常自起撞人，不止「棒喝」。

水滸牌

古貌古服、古兜鍪、古鎧冑、古器械，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已耳。而輒呼之曰「宋江」，曰「吳用」，而「宋江」、「吳用」亦無不應者，以英雄忠義之氣，鬱鬱芊芊，積於筆墨間也。周孔嘉巧余促章侯，孔嘉巧之，余促之，凡四閱月而成。余為作緣起曰：「余友章侯，才足挾天，筆能泣鬼，昌谷道上，婢囊嘔血之詩，蘭渚寺中，僧秘開花之字。兼之力開畫苑，遂能目無古人，有索必酬，無求不與。既瀾郭恕先之癖，喜周賈耘老之貧，畫《水滸》四□人，為孔嘉八口計，遂使宋江兄弟，復睹漢官威儀。伯益考著《山海》遺經，獸氈鳥毳，皆拾為千古奇文；吳道子畫《地獄變相》，青面獠牙，盡化作一團清氣。收掌付雙荷葉，能月繼三石米，致二斟酒，不妨持贈；珍重如柳河東，必日灌薔薇露，薰玉蕤香，方許解觀。非敢阿私，願公同好。」

煙雨樓

嘉興人開口煙雨樓，天下笑之。然煙雨樓故自佳。

樓襟對鴛澤湖，淫空蒙蒙，時帶雨意，長蘆高柳，能與湖為淺深。湖多精舫，美人航之，載書畫茶酒，與客期於煙雨樓。客至

則載之去，艤舟於煙波縹緲。態度幽閑，茗爐相對，意之所安，經旬不返。舟中有所需，則逸出宣公橋、甬里街，果蔬蔬鮮，法膳瓊蘇，咄嗟立辦，旋即歸航。

柳灣桃塢，癡迷佇想，若遇仙緣，灑然言別，不落姓氏。間有倩女離魂，文君新寡，亦效顰為之。淫靡之事，出以風韻，習俗之惡，愈出愈奇。

朱氏收藏

朱氏家藏，如「龍尾觥」、「合盃杯」，雕鏤鏤刻，真屬鬼工，世不再見。餘如秦銅漢玉、周鼎商彝、哥窯倭漆、廠盒宣爐、法書名畫、晉帖唐琴，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，時人譏之。

余謂博洽好古，猶是文人韻事。風雅之列，不黜曹瞞；鑒賞之家，尚存秋壑。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，恆恐子孫效尤，以袖攫石、攫金銀以賺田宅，豪奪巧取，未免有累盛德。聞昔年朱氏子孫，有欲賣盡「坐朝問道」四號田者，余外祖蘭風先生謔之曰：「你只管坐朝問道，怎不管垂拱平章？」一時傳為佳話。

葆生叔少從涇陽游，遂精賞鑒。得白定爐、哥窯瓶、官窯酒匜，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，辭曰：「留以殉葬。」癸卯，道淮上，有鐵梨木天然几，長丈六、闊三尺，滑澤堅潤，非常理。淮撫李三才百五□金不能得，仲叔以二百金得之，解維遽去。淮撫大恚怒，差兵躡之，不及而返。庚戌，得石璞三□斤，取日下水滌之，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，知是水碧，仲叔大喜。募玉工仿朱氏「龍尾觥」一、「合盃杯」一，享價三千，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。仲叔贏資巨萬，收藏日富。戊辰後，倅姑熟，倅姑蘇，尋令盟津。河南為銅藪，所得銅器盈數車，「美人觚」一種，大小□五六枚，青綠徹骨，如翡翠、如鬼眼青，有不可正視之者。歸之燕客，一日失之。或是龍藏收去。

嘯社

仲叔善談諧，在京師與漏仲容、沈虎臣、韓求仲輩結「嘯社」，啜喋數言，必絕纓噴飯。漏仲容為貼括名士，常曰：「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，與少年不同。少年讀書，如快刀切物，眼光逼注，皆在行墨空處，一過輒了。老年如以指頭掐字，掐得一個，只是一個，掐得不著時，只是白地。少年做文字，白眼看天，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，頃刻下來，刷入紙上，一刷便完。老年如噁心嘔吐，以手捫入齒嚙出之，出亦無多，總是渣穢。」此是格言，非止諧語。

一日，韓求仲與仲叔同謙一客，欲連名速之，仲叔曰：「我長求仲，則我名應在求仲前，但綴繩頭於如拳之上，則是細注在前，白文在後，那有此理！」人皆失笑。沈虎臣出語尤尖巧。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，此日嚴寒，沈虎臣嘲之曰：「座主已收帽套去，此地空餘帽套頭；帽套一去不復返，此頭千載冷悠悠。」其滑稽多類此。

魯府松棚

報國寺松，蔓引禪委，已入藤理。入其下者，蹣跚踟躕，氣不得舒。

魯府舊邸二松，高丈五，上及簷桷，勁竿如蛇脊，屈曲撐距，意色酣怒，鱗爪拿攫，義不受制，鬣起鍼鍼，怒張如戟。舊府呼「松棚」，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。便殿三楹盤鬱殆遍，暗不通天，密不通雨。

魯憲王晚年好道，嘗取松肘一節，抱與同臥，久則滑澤酣醅，似有血氣。

一尺雪

「一尺雪」為芍藥異種，余於兗州見之。

花瓣純白，無鬚萼，無檀心，無星星紅紫，潔如羊脂，細如鶴翻，結樓吐舌，粉豔雪腴。上下四旁方三尺，幹小而弱，力不能支，蕊大如芙蓉，輒縛一小架扶之。大江以南，有其名無其種，有其種無其土，蓋非充勿易見之也。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，以鄰以畝。花時讌客，棚於路、綵於門、衣於壁、障於屏、綴於簾、簪於席、裊於階者畢用之，日費數千勿惜。

余昔在充，友人日剪數百朵送寓所，堆垛狼藉，真無法處之。

菊海

兗州張氏期余看菊，去城五里。

余至其園，盡其所為園者而折旋之，又盡其所不盡為園者而周旋之，絕不見一菊，異之。移時，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，有葦廠三間，肅余入，遍觀之，不敢以菊言，真菊海也。廠三面，砌壇三層，以菊之高下高下之。花大如瓷甌，無不球，無不甲，無不金銀荷花瓣，色鮮豔，異凡本，而翠葉層層無一早脫者。此是天道，是土力，是人工，缺一不可焉。

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，賞菊之日，其桌、其炕、其燈、其爐、其盤、其盒、其盆盎、其饌器、其杯盤大觥、其壺、其幃、其褥、其酒、其麵食、其衣服花樣，無不菊者。夜燒燭照之，蒸蒸烘染，較日色更浮出數層。席散，撤葦簾以受繁露。

曹山

萬曆甲辰，大父遊曹山，大張樂於獅子巖下。石樑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，祖昭明太子語，謂若以管弦污我巖壑。大父作檄罵之，有曰：「誰云鬼刻神鏤，竟是殘山剩水！」石簣先生嗤石樑曰：「文人也，那得犯其鋒！不若自認，以『殘山剩水』四字摩崖勒之。」先輩之引重如此。

曹石宕為外祖放生池，積三□餘年，放生幾百千萬，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，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。余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庵作佛事，以大竹筲貯西瓜四，浸宕內。須臾，大聲起巖下，水噴起□餘丈，三小舟纜斷，顛翻波中，衝擊幾碎。舟人急起視，見大魚如舟，口飲西瓜，掉尾而下。

齊景公墓花樽

霞頭沈僉事宦遊時，有發掘齊景公墓者，跡之，得銅豆三，大花樽二。豆樸素無奇。花樽高三尺，束腰拱起，口方而敞，四面戟楞，花紋獸面，粗細得款，自是三代法物。歸乾劉陽太公，余見賞識之，太公取與嚴，一介不敢請。

及宦粵西，外母歸余齋頭，余拂拭之，為發異光。取浸梅花，貯水，汗下如雨，逾刻始收，花謝，結子，大如雀卵。余藏之兩年，太公歸自粵西，稽覆之，余恐傷外母意，亟歸之。後為駟僮所啖，竟以百金售去，可惜！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。